

P l a t f o r m

也许，你所缺的只是一个平台

人生处处有平台，不是大平台，就是小平台。
看小说，就是看作家的人生智慧。

肖仁福 著

平台

《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强力推荐：

《平台》通过监理处长的特殊视角，
透视出了高速公路工程领域深处的规则和
鲜为人知的运作方式，
凸现了人欲的膨胀和疯狂，人性的善恶与美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 I a t f o r m

肖仁福 著

平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台/肖仁福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495-6

I. ①平…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6695号

责任编辑 肖潇雨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82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5 插页1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4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495-6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 第一章 “丽舍”与蜗居 001
- 第二章 礼轻不送人 008
- 第三章 要给就给大钱 016
- 第四章 春江花月夜 024
- 第五章 领导请吃饭 032
- 第六章 女人撒娇男人疼 039
- 第七章 谁做监理五部经理 045
- 第八章 总算明白过来 052
- 第九章 温柔杀手 059
- 第十章 私人会所 068
- 第十一章 投标书为何出错 078
- 第十二章 红卫兵部落 087
- 第十三章 曾亦嘉与孙再坚的恩怨 094
- 第十四章 人脉关系库 101
- 第十五章 陪老领导钓鱼 110
- 第十六章 质量高于天 118
- 第十七章 三巨头来到监理处 126
- 第十八章 男人的底气 134
- 第十九章 处长父亲得病 142
- 第二十章 利益高于一切 152
- 第二十一章 总监的书法 159
- 第二十二章 道长的高见 166

第二十三章	工程质量问题	172
第二十四章	乔迁之喜	178
第二十五章	君子动口不动手	186
第二十六章	质量底线不能越	194
第二十七章	快递举报信	203
第二十八章	鬼是老的色	212
第二十九章	到底什么人干的	218
第三十章	命案背后	225
第三十一章	好汉不吃眼前亏	233
第三十二章	办案就是办人	241
第三十三章	官员与老板	247
第三十四章	权力身边的红人	252
第三十五章	官场商场都是气场	260
第三十六章	不合格的T梁	267
第三十七章	非同凡响的挡箭牌	275
第三十八章	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82
第三十九章	有没有人性	289
第四十章	拷问良心	296
第四十一章	该来的终于来了	304
第四十二章	李见好怎么会失踪	312
第四十三章	执法部门的智商	318
第四十四章	龙副省长的美意	324
第四十五章	省委书记下令放人	332
第四十六章	李见好请来草药师	340
第四十七章	人与猴子	349
第四十八章	都是发财梦惹的	359
结局	假离婚	367
后记	人欲无罪	372

第一章 “丽舍”与蜗居

“你想拥有一个叫作爱丽舍的梦想吗？赶快行动吧！”爱丽舍楼盘即将火热开盘，临街楼王上挂着这么一幅又宽又长的红绸条幅。爱丽舍是什么？是法国总统官邸，代表着权势和富有，谁不想拥有这样的梦想？亏开发商想得到如此炫目的广告语。

不知是广告语炫目，还是爱丽舍品质确实好，池小燕有空没空都会拉着李见好，屁颠屁颠跑去看楼，她指着条幅说：“你想不想拥有这个梦想？”

李见好回答得很干脆：“不想。”

李见好哪是不想？是不敢想。动不动就上百万的房价，凭他和池小燕的那点工资，不吃不喝也得熬上十年二十年，哪敢轻易做这样的美梦？

其实池小燕也不敢想，可亲朋好友同事同学都住上了好房子大房子，唯独自家还龟缩在德南大学潮湿阴暗的蜗居里，她憋屈心酸，不平不甘。不敢想也得想，她一直盘算着说服李见好，哪怕砸锅卖铁，哪怕天天萝卜白菜，哪怕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也要趁爱丽舍开盘之日有优惠，赶来购上一套。她附在李见好耳边说：“你不想做梦是吧？我再问你，你想不想做爱？”

做梦与做爱，这哪儿跟哪儿啊？不是东扯葫芦西扯蔓么！李见好疑惑地看着池小燕，像不认识她似的。池小燕指指高处的条幅，嘻嘻笑道：“上面不明明写着‘做爱丽舍’四个字吗？不买套像样的房子，怎么做爱？”

扯淡！李见好肚子里骂一句，也不知是骂开发商还是池小燕。池小燕收住笑容，又说道：“你也许觉得开发商低俗是吧？可低俗归低俗，倒是真话实话。爱丽舍是富贵的象征，富贵是价值的体现，人总得活出点价值，才有激情做爱吧？否则像咱们这样，满足于跟猪圈差不多的破屋子，不思进取不求变，谁还有好心情跟你做爱！”

见好你给我听清楚了，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得来爱丽舍买套属于咱们的房子，否则这辈子别想碰我。”

池小燕说到做到，此后半个多月，都不让李见好沾她边。李见好又好笑又好气，想不到开发商一句狗屁不通的广告词，竟惹得池小燕横下一条心，非买房不可。买房自然没错，反正要买的，只是不一定现在就买呀，缓一缓又不会死人。不过这话已说过不止一次两次，每次都被池小燕顶回去：你还没缓够？从均价三千缓到四千，再从四千缓到五千，又从五千缓到六千，现已缓到七八千，还要缓到什么时候？缓到跟北京上海广州一样五六万，你才痛快！

李见好意识到，这个坎迈得过得迈，迈不过也得迈。他深爱着这个女人，不愿因房子的事一再让她失望，甚至弄不好失去这个温暖的家。两人曾是德南大学校友，李见好比池小燕高两个年级，所学专业也不同，一个土木，一个财会，是缘分将他们捆到一起的。那时年轻浪漫，李见好信誓旦旦，要为池小燕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可浪漫总那么短暂，如今池小燕没再稀罕九天之月、五洋之鳖，只盼着拥有一套属于自家的房子，好在里面相夫教子，过平常人的生活。为此，李见好辞去德南大学副教授的位子，毅然走进安平建设监理公司，做了监理工程师，想多赚点钱，早日搬出当年学校安排的三十平方米的两居室。德南大学是百年老牌大学，名教授多得数不过来，李见好这类普通副教授想熬出头，享受好待遇，谋套好房子，没十年二十年别去指望。不想走出校门后，才发现外面世界真精彩，外面世界更无奈，做监理并没比做副教授多赚多少。池小燕几次提出买房，李见好都支支吾吾，敷衍过去。这次池小燕被开发商的广告扎到痛处，忍耐达到极限，李见好还想玩虚的，看来已经不灵。没办法，李见好只得跟池小燕商量：“爱丽舍的房子太贵，可否另外考虑其他楼盘？”

池小燕已认定爱丽舍，毫无余地地说：“我就看中爱丽舍，非它不可。”李见好说：“爱丽舍均价比别处贵了上千元，一套中等户型的房子相差十多万，你算过账没有？”池小燕说：“怎么没算过？便宜不是货，贵有贵的理。不说爱丽舍的品质，单说周边环境，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要超市有超市，要医院有医院，要学校有学校，转个弯就可上机场高速，离新建的高铁站也不远，你拍脑袋想想，整个省城哪还有第二个这么好的楼盘？”

池小燕所说句句属实，李见好无可否认，只得硬着头皮，随她走进爱丽舍。售楼

小姐小杨见两位这阵子来得勤，知道他们有心买房，越发热情，提出先参观一下小区，买不买房都没关系。两人跟着出了售楼中心。整个小区不下六百亩，数十栋高楼错落有致，竖立在高高低低的坡地上。满眼都是绿色：绿色的树木，绿色的草地，绿色的水系。路不宽，是给人走的，车子有专用道直通地下车库，叫作人车分流，各得其所。

参观完小区，再看样板房。有百平方米以下的小户型，两房两厅，结构合理，精致实用。李见好说：“就这种小户型吧，主卧归咱俩，次卧归炎炎。”池小燕说：“你岳母住哪里？难道像现在一样，仍跟炎炎睡上下铺？没什么可犹豫的，至少得三房两厅。”

听池小燕如此说，小杨带两位走进三房两厅的样板房。这种户型更理想，客厅和卧室都方方正正的，好装修，好利用。见池小燕还满意，小杨说：“一百三十多平方米的面积，总价小百万的样子，不交全款的话，首付只三十来万，压力不大。”

闻此言，李见好紧张起来。虽说夫妻俩已工作十余年，可都出身农村，要资助双方家庭和弟妹，还要供儿子炎炎读书，家里几乎没啥积蓄，五六十万的按揭暂且不说，三十万的首付是怎么也凑不拢来的。可池小燕态度坚决，拍板说：“就这种中户型，上售楼中心去。”

知道拦不住池小燕，李见好干脆闭嘴不出声。

三人走出中户型样板房，小杨随便说了句：“还有两种户型的样板房，一是四房两厅三卫一百九十平方米的大户型，一是上下两层三百平方米的空中别墅，要不要也去看看？”李见好说：“有什么可看的？看也白看。”不想池小燕却止住脚步说：“咱买不起，总看得起吧？空中别墅就免了，这辈子别指望，看看大户型，以后也有个奋斗目标。”

大户型自然比中户型强得多，客厅大，房间大，卫生间大，还有南北两个大阳台。池小燕顿时双眼放出绿光来，对李见好说：“咱们还是买这种大户型吧，三间做卧室，另留一间做书房，咱们的书也好有个归属，免得到处乱堆。还可在南面阳台上摆张小桌子，一边晒太阳，一边喝咖啡，回味咱们初恋的日子。”

池小燕不只说说，还真动了心，来到售楼中心后，拿着中户型资料随便翻翻，便扔到一边，要来大户型资料，让小杨估价给她看。估价结果，房价加上各项税费，怎么也得一百五十万，好楼层还不止这个数。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池小燕也不得不放弃,重新拿起一百三十多平方米的中户型资料,跟小杨算起细账来。算来算去,抵掉优惠,首付加税费三十万有余,另外六十万的按揭,若以二十年为还款期,月均四千多元。

算完细账,小杨说:“池姐如果定得下来,最好先出定金,过几天来交首付和办按揭也不迟,不然房子售罄,再来就买不到了。”池小燕掉头问李见好:“带卡没?”李见好说:“你是家里财政大臣,我哪来的卡?”池小燕说:“好好好,刷我的卡。”

交上两万元定金,走出爱丽舍大门时,池小燕回过头,深情地望望小区,自言自语道:“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爱丽舍的业主了。”李见好忍不住哼哼道:“两万元就想做业主,没这么容易吧?”

池小燕瞪李见好一眼,说:“你就知道说这种酸话。”李见好说:“不是我说酸话,我看你怎么出首付,怎么交按揭。”池小燕不满道:“我出首付?我交按揭?莫非是我一个人的事,跟你没关系?”李见好说:“我不知首付和按揭的钱从哪里来。”

回到家里,炎炎刚放学进屋,岳母已做好晚饭,打开折叠桌,摆碗放筷。这是真正的蜗居,里外两间小屋,厨房是走廊改建的,另拼了一格仅容一人的卫生间,全部加一起也就三十平方米的样子。夫妻俩住里屋,岳母和炎炎睡外屋的架子床,饭桌没地方摆,吃饭时将折叠桌打开,支到架子床前的过道上,饭后再折好,塞到床下。架子床共两层,池小燕见母亲年事已高,爬上爬下不方便,要她睡下铺,老人担心炎炎睡觉不安稳,万一从上铺跌下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无论如何要睡上铺。母女俩相持不下,最后李见好多了句嘴,攀攀爬爬,还可活动筋骨,强身健体,就随妈意思吧。池小燕才没再坚持,让老人睡了上铺。

家虽小,池小燕却很持家,饭后要李见好辅导炎炎作业,自己挽了袖子,开始抹家具,拖地板,冲刷卫生间。十点左右,炎炎作业完成得差不多,池小燕也做好卫生,帮炎炎洗完澡,把他带到床上睡下。回头再洗理自己,直到十一点多才消停下来。打着哈欠,跟已躺到架子床上铺的母亲说声晚安,就轻轻推开里屋门,钻进被窝。

李见好还没睡,靠在床头看书。池小燕往他怀里偎偎,说:“我算过一笔账,今年我兼了两家外企的财务,有五六万薪酬即将进账,加上家里现有存款,可凑到二十余万,还差十来万,咱俩分头行动,各负责找人借五万,先把首付拿下。至于四千多元一月的按揭款,更不是问题,只要开源节流,还是对付得了的。”

李见好没这么乐观,放下书本,没好气道:“找谁借?谁借你?一帮穷亲戚,泥菩

萨过河，自身难保，指望得上么？同事朋友呢，肯借你的没钱，有钱的不肯借你，难道拿把枪，点着人家脑袋掏钱给你！”

“骂架是吧！”池小燕捅一下李见好，轻声道，“说话打雷一样，全世界都听得见。老妈忙了一天，你就不能让她老人家睡个安稳觉？”

李见好也意识到嗓门粗了点，压低声音道：“你要我上哪儿借去？”池小燕说：“你爱上哪儿借上哪儿借，我管不着。”李见好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如今借钱比抢钱还难。”池小燕说：“谁不知道借钱难？不难我一起借了，还劳你大驾？”李见好说：“我要有力气，真的蒙了面直接上银行抢去。”池小燕说：“抢银行要力气，还要胆子，不敢指望你。可以找找李见文和李见革呀，一个借你两万五，不就解决了大问题？”

李见好三姐弟，李见文是姐，李见革是哥，都是老家高林市下面区里农民，靠几亩薄田供养孩子读书，日子紧巴巴的，平时还需李见好接济，哪有余钱倒借给他？李见好知道池小燕故意这么说说，不会真对他们寄予希望，说：“要找李见文和李见革借钱，你自己借去。”

池小燕下了硬指标，李见好不得不麻着头皮去找人。人到无求品自高，求人无端矮三分，开口借钱，简直比挨刀还痛苦。可妻命难违，该挨刀还得挨。找过朋友，再找同事，果然没一个肯借钱。客气点的，说这阵子手头紧，缓几天再说。不客气的，反过来教育李见好，什么都在增值，就钱在贬值，上半年一百元能买两袋米，下半年就只能买一袋了，你说谁有钱不赶紧花掉，留在家里傻等贬值？除非脑袋进了水。

现在的人都是聪明人，没谁脑袋进水，李见好只得识趣点，去了正做监理的工地。工地在城东即将完工的高铁线上，有趟城际客车从旁经过，半个多小时就能到达。李见好现为安平监理公司经营部副主任。经营部属务虚部门，事情不多，被在高铁上当监理处处长的熟人拉去做了兼职监理员，赚点小外快。

来到工地，跑几处施工现场，想跟工程老板借钱，却犹豫着没这个勇气。监理员是监督施工的，整个施工过程都要守在工地上，对工程质量和进度负责。换句话说，没经监理员审理签字，施工队进不了场，进了场施不了工，施完工无法验收结账。工程老板也就特别乐意巴结监理员，塞红包给好处不是啥稀罕事。可这是要以工程质量为代价的，弄不好出了事，会有牢狱之灾，甚至掉脑袋都有可能。李见好胆小，不敢拿人身自由和身家性命做赌注，除正常工作关系外，轻易不与工程老板搞在一起，这下主动找他们借钱，还真开不了这个口。

在工地上转一大圈,李见好只得垂着头,打道回府。见郎崽(德南人对女婿的叫法)一脸愁容,死了爹娘一般,岳母问道:“是不是借钱没借着?”

李见好不想让岳母为买房的事操心,掩饰道:“借什么钱?没谁说要借钱呀。是工作上的事棘手,有些伤脑筋。”岳母说:“别瞒我,那晚你和小燕的话我都听到了。小燕也是的,现在的房子又不是不能住,非要买大房干什么?看把你给逼的。”

要是池小燕也像岳母这么想,就阿弥陀佛了,李见好感慨着。岳母走到架子床前,从床头下搜出一张存折,往他面前递。

李见好没伸手,说:“妈您这是干啥?”岳母说:“你拿着吧,里面有五万元钱,密码是小燕生日。”李见好说:“这是你的养老钱,我怎么能拿?”岳母说:“是我多年的积蓄,不少还是你和小燕平时给的,怕万一有急用,才存着不敢花。反正我吃住跟你们,没什么用钱的地方,你拿去应完急再说。也不用告诉小燕,懒得跟她解释。”

李见好接住存折,感动得眼泪都快下来了。都说孩子爱糖,岳母爱郎,这话确实不假。李见好给岳母鞠上一躬,说:“妈谢谢您!见好一定想法赚钱,早日还您。”岳母说:“要你还什么!只要你和小燕和睦,妈就开心。”

李见好嗯嗯着,下楼走进附近银行,将存折里的钱转到自己卡上。晚上池小燕下班回来,再把卡交给她,说:“卡归你,里面有五万元钱。”

“真的假的?”池小燕喜出望外,顾不得老妈和炎炎在场,捧过李见好的脸,在上面啪的一个热吻,“看不出来嘛,这么快你就把钱借到了手,还说借钱比抢钱难。看来人都是逼出来的,不逼你,你的能量哪发挥得出?”

说得李见好无地自容,偷偷望眼岳母,去了卫生间。松下裤子,却无尿意,又窸窸窣窣,把裤子扯上。池小燕哪知内情?晚饭都顾不上吃,飞快出门,到银行柜员机里刷过卡,见里面确有五万元钱,这才放下一颗心。

也许是兴奋,夜里池小燕主动撩拨李见好,两人难得地亲热了一回。只是担心隔墙有耳,不怎么放得开。池小燕却很满足,事后还缠着李见好的脖子,表扬说:“老公你真行。”李见好说:“哪方面行?”池小燕说:“白天的事行,夜里的也行。”李见好说:“别表扬我,年纪来了,不行了。”池小燕说:“什么年纪来了,你才三十六七,正是如狼似虎的时候。”李见好说:“还如狼似虎,没成太监已属万幸。”

玩笑几句,池小燕又说:“你还没说,是谁这么哥们义气,肯借钱给你?”李见好心里发虚,掩饰道:“只要是钱,你管谁借的?反正不是上银行抢的,也不是当鸭子赚

的。”池小燕说：“抢得了银行，当得了鸭子，你还做什么监理师？”李见好说：“你是量死虾子无血出，知道我没胆量，也没力量，才说这话。”

池小燕在李见好脸上亲亲，说：“我也只是随便问问。如今的钱贬值得快，一次借五万给你，可是个不小的人情。人家有情，咱们也不能薄义，要记得人家的好，是不是？”李见好说：“是是是，夫人教夫有方。”

“讨厌！”池小燕拧一把李见好，一脸神往，“我那五万也基本搞定，有位闺蜜已明确答复，就给我打钱，账号都给了她。”李见好说：“还是女人好，关键时刻有闺蜜可找。”池小燕说：“男人有哥们呀，你没哥们，谁借你钱？”

第二章 礼轻不送人

池小燕闺蜜说话算话，两天后钱就打了过来。

事不宜迟，池小燕拉着李见好，直奔爱丽舍，去定房子。是套六楼的房子，见过图纸还不够，又让小杨陪着，去实地察看，直到基本满意，才重新回到售楼部付款。

刷完卡，开发票时，小杨问：“定金收据上是池姐的名字，首付发票也用同样名字吗？”池小燕说：“当然用同样名字。”小杨继续提醒道：“购房手续多，上面都有业主姓名，应与发票上的名字保持一致。”

池小燕明白过来，说：“你是说发票应该写上业主名字，以后办手续免得彼此矛盾？”小杨点头说：“是的。这套房子业主归谁呢？是您还是您先生？”池小燕说：“可以写两个人名字吗？房子是咱们共同财产，两人名字都应该写上。”

小杨答应一声，正要动笔，李见好制止道：“且慢，还是写炎炎名字吧。”池小燕想想，觉得也是，说：“写炎炎更好，省得以后咱们离婚，分割起财产来麻烦。”李见好说：“你是不是早就有了离婚念头？”池小燕说：“难说啊，婚久必昏，说不定哪天发昏，说离就离。”李见好说：“离了婚，谁给炎炎还按揭？”池小燕说：“那就还完按揭再离。”

说得小杨直笑，说：“李哥池姐真开心。说离婚的人都不会离，要离的人嘴里不说，想离不声不响就离了。”池小燕说：“小杨年纪不大，好像蛮懂事似的。”小杨说：“我是过来人。”池小燕说：“你是过来人？你才多大，也就二十出头吧？”小杨点头说：“差不多。”池小燕说：“二十出头，还是个小孩，冒充什么过来人咯。”小杨笑道：“咱们搞的闪婚闪离。”

池小燕哦一声，说：“听说如今年轻人就喜欢这个‘闪’字。看来咱们这个年纪，不离婚都不好意思，太对不起这个开放浪漫的好时代。”小杨说：“你们恩恩爱爱的，离什么呀。现在又买了这么优质的房产，正好享受幸福甜美的家庭生活。”

说话间,小杨已按要求开好发票,递给池小燕。

接着办理按揭。正值国家放宽货币政策,银行很主动,按揭办得也顺利。银行的钱打到爱丽舍账上后,其他手续陆续办齐,这才到了正式收房的时候。接过房钥匙那一刻,池小燕激动得热泪盈眶,说话声音都变了调。又怕人前失态,赶紧掉头走开。

出得售楼部,池小燕兴犹未尽,拉着李见好去看房。李见好说:“已看过一万次,还有什么可看的?”池小燕说:“过去看房,都是小杨开的锁,像进人家家门,现在钥匙在自己手里,咱们已是真正的房主,意义大不一样。”

池小燕说得不错,来到六楼,拿着钥匙打开门时,李见好还真有了一种“我的房子我做主”的感觉,比平时看房底气足多了。

池小燕更是孩子般满脸兴奋,一蹦三尺高,大喊道:“到家啦,到家啦,到咱们自己的家啦!”然后一弹一弹的,在客厅、厨房和三个卧室间穿来穿去,一边嚷嚷着哪儿摆沙发,哪儿搁电视,哪儿装空调,哪儿放电脑,书柜怎么竖,床位怎么安,窗帘怎么挂,墙壁刷什么漆,地板铺什么料,嚷个没完。

嚷得李见好烦起来,忍不住泼冷水道:“别高兴得太早,如今建筑材料贵得要死,工人工资越来越高,家具也在一天天看涨,没有个四五十万,别想住进来。天上又不可能掉钱下来,看你怎么了这个难。”

池小燕有些扫兴,脸色一跌,立住脚跟,说:“天上不掉钱下来,你就不花钱啦?”李见好说:“每月四千多元的按揭,一家子要吃要喝要穿,炎炎还得上学,还愁没地方花钱?”池小燕说:“有地方花钱没错,发狠去赚呀!”李见好说:“谁不知道发狠赚?问题是钱那么容易赚吗?你真是吃了灯草,说得轻巧。”

池小燕伸长指头,在李见好鼻子上一戳,说:“看把你吓得,你就这么点出息?”

男人最怕女人拿“出息”二字喷自己,李见好愤然道:“好好好,我没出息。你这么出息,装房子购家具别问我要钱就是。”

惹得池小燕火起,破开嗓门,大声吼道:“不找你要,找谁要去?找外面的野男人要!别以为你面前的女人成了明日黄花,已没男人看得上眼,我老娘真有这个想法,随便出去转上两圈,愿为我掏钱的男人有的是。”

李见好只好缄嘴不声,听任池小燕数落。数落够了,池小燕才软下口气,转而鼓励起李见好来:“你一个大男人,有才干,有技术,又是工程监理师,现在到处大兴土

木,你们安平公司业务做都做不过来,还怕你找不来钱?”

这就是池小燕,火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李见好不好再较劲,叹道:“安平公司确实不愁业务,监理师也有事干,可不是每个干事的都赚得到大钱。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公司前任老总周克祥调来的人,现任老总孙再坚一向对我抱有成见,有啥好事能轮得到我头上?”

池小燕偏着头,望定李见好,说:“我不知孙再坚是什么货色,不过你可以设法走近他,让他别老把你放公司捂着,也给个项目监理处处长什么的干干,赚它一笔。”李见好摇头说:“你以为这么容易走近他?”池小燕说:“你尝试尝试呀。”李见好说:“我不是没做过尝试,无奈孙再坚那里水都泼不进去,我总不能耍赖,硬往他身上蹭吧?”池小燕说:“就要敢耍赖,往他身上蹭。你要知道,世上只有下属往上司身上蹭,不可能倒过来,等着上司往你下属身上蹭吧?你这就打孙再坚电话,看他晚上在不在家,我陪你见他去。”

还真的说蹭孙再坚就蹭?李见好犹豫着掏出手机,调出孙再坚的号码。要按“通话”键时,他又面呈难色道:“十有八九,他是不会见咱的。”池小燕恶声道:“看你男子汉一个,这么婆婆妈妈的!电话都没打,怎么知道他不会见你?”李见好说:“他这人立场坚定,不是他的人,连办公室都不让你进,更别说上他家去了。”池小燕说:“你先打过电话再说嘛。”

人家不想见你,直接打电话,他借口晚上没在家,你也拿他没法。李见好想起孙再坚司机小吴平时待在公司没出车,喜欢喊他下象棋,彼此还算谈得来,何不先问问他孙再坚的去向。拨通小吴号码,小吴还爽快,说:“最近孙总岳母身体不好,周末和夫人待在岳母家。”李见好说:“谢谢啦,哪天有空咱们再好好杀几局。”小吴说:“杀几局没问题。不过李工别出卖我,说是我告诉你孙总岳母家地址的,不然我只好天天陪你下棋了。”

李见好是正儿八经的工程监理师,公司的人都叫他李工。这不正好借口看望老人家,去见孙再坚吗?池小燕也觉得机会难得,赶紧关上门,打好倒锁,扯住李见好,兴冲冲直奔爱丽舍附近大型超市。

面对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池小燕看花了眼,不知从何下手,问李见好:“你觉得购些啥好呢?”李见好说:“周克祥时代,孙再坚就是安平公司副总,做老大也已三四年,不缺钱,不缺物,送什么恐怕都显得多余。”

池小燕可没这么看,说:“你见谁给缺钱缺物的人送过礼?要送也不叫送礼,叫送春风,送温暖,是上往下送,属白天干的事,还要上电视,登报纸,恨不得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求人送礼才真叫送礼,是下往上送,属晚上干的事,神不知鬼不觉,只有求人的人和被求的人知道。被求之人自然都是能人贵人,不可能缺钱缺物。可你还得送,他是他的,你是你的,不能因为他不缺你就不送。道理简单,你不送就没办法接近人家,一辈子别想有出路。”

想不到池小燕几句平常话,不经意间道破了国人司空见惯的礼俗文化背后的奥妙。李见好朝她竖竖拇指,说:“看不出来啊,你还是个哲学家。”池小燕打他一下,说:“你才是哲学家,你全家都是哲学家。别闲扯了,快睁大你的狗眼,看选啥好。”

选来选去,还是烟呀酒呀合适,人家自己用不上,还可送人,或处理变现。看看街上生意火爆的烟酒回收店,不就是为这些收礼人开的吗?考虑借口是看孙再坚岳母,又购了几罐进口奶粉,一起扔进架子车,推到收银处。收银员一打账,四千只差几十元。李见好倒吸一口冷气,说:“要这么多?没算错吧?”收银员面无表情道:“错不了!”

倒是池小燕满不在乎的样子,二话不说,从包里掏出银联卡,递给收银员。结完账,出得超市,李见好心疼道:“有必要买这么贵的东西吗?下个月的按揭从哪里出?”池小燕说:“礼轻不送人,东西太便宜,人家不入眼,更不入心,送了也等于白送。投入与产出是相匹配的,没高投入哪来大产出?只有今天舍得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明天你才有机会,待遇才上得去,才不会为花钱心疼。”

池小燕身为女人,这么想得开,李见好自惭形秽,觉得白做了一回男人。他不再啰唆,夜里乖乖随池小燕出门,照小吴提供的地址,打的来到孙再坚岳母住地。这是一个高档小区,保安很负责,进门不仅要验明身份证,还得在单子上填写业主名字。李见好只好又打小吴电话,问孙再坚岳母叫什么。好在前日小吴开车送老人家上医院看病时,帮着跑挂号,交医药费,上面有老人家的名字,现在还记得。

办完手续,进入小区,的士左弯右拐,来到孙再坚岳母楼下。楼道口还有门禁,按过号码,好一阵才听到回应。好像是孙再坚老婆林慧华的声音,李见好有些耳熟。也许因为是来看望自己母亲的,林慧华觉得有面子,也不征求孙再坚意见,直接按开门禁。

上楼进屋,林慧华还算客气,吩咐保姆倒茶上果。有位老人坐在沙发上,想必就

是孙再坚岳母。对面背景墙上挂着部超大豪华电视机，正在放一档健康节目，老人好像看得很专注，其实眼皮垂着，正在打瞌睡。池小燕放下礼品，上前问候老人。老人嘴里唔唔两声，眼睛仍然合着。林慧华过去拍拍老人，说：“妈，再坚同事看您来了。”

老人这才一个激灵，睁开眼睛，看看池小燕，又看看李见好，说：“你们是再坚同事？”池小燕说：“是孙总部下。伯母还好吧？”老人摇头说：“已这把年纪，土埋半截了，还好得到哪里去咯？”池小燕笑道：“伯母真会开玩笑。”林慧华也笑道：“老妈最喜欢说土埋半截。现在城里只能火葬，哪还有土给你埋咯，想得真美。”

一直不见孙再坚，问林慧华，她说：“在后面阳台上接手机呢。一到家电话就追了过来，好像比省长的事还多。”李见好说：“做老总不容易，公司两百号人的生存系于一身，搁谁都不轻松。”池小燕说：“确实是。好在孙总是个大能人，办法多，人脉广，公司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别说全省，就是放在全国同行里，都是响当当的。”

正鼓吹得起劲，孙再坚接完电话，回到客厅。两人霍地立起身，同时喊了声孙总，仿佛事前做过排练似的。孙再坚嗯一声，脸上阴了阴。好在林慧华发话道：“小李夫妇来半天了，你才现身。”池小燕反应快，说：“没事没事，我们主要来看望伯母。”

可能是在岳母家，孙再坚不好端架子，松松脸上肌肉，说：“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

池小燕正要开口，忽觉得不能抢了李见好风头，悄悄拉了拉他衣角。李见好会意，忙说道：“打听到的。南京问出无姓人嘛。”

孙再坚生硬地笑笑，说：“这里可不是南京，是德都。”

送过礼，又见着孙再坚，今晚目的已然达到，两人起身，准备出门。孙再坚说声等一会儿，在林慧华耳边说句什么。林慧华点头走进卧室，出来时手上多了个小提袋。莫非主人还要回礼不成？两人换好鞋，就要开溜。林慧华拦在门上，说：“怎么好让你们空手回去呢？拿着拿着，一本集邮册，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推让好一阵，林慧华都快生气了，池小燕才不得不接住提袋，告辞出门。下楼出得楼道，就着顶灯瞧瞧，果然是本集邮册，封面上印着某工程开工纪念字样。估计也不值几个钱，两人才略觉心安，不然送礼和回礼价值对等，彼此扯平，今晚就白跑这一趟了。

集邮册不像来时礼品沉，又不用赶时间，出得小区，两人舍不得打的，上了公共